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六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神道碑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  
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  
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羣英

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沉元帥首曼濟哈雅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

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  
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  
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斥  
堠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  
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可下朕遣戰將  
千餘員甲十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  
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  
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

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  
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  
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  
餘扼彼援兵尚未驚移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  
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  
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還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  
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  
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

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  
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  
時四方羣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  
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黥兵固守建業朕親下  
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  
進徽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  
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  
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

戰死其年惟揚元義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  
友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  
歸師次中塗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  
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  
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  
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塗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  
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為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  
斗周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

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  
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  
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朕  
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  
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  
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  
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  
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大半詔班師命王西



畧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  
即大位二月命王為征北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  
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  
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  
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  
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  
陽長驅峭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  
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趨趙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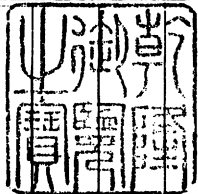
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燕都捷奏平敵復命  
西下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  
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  
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為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  
北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  
至嶺北兵疲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口外餘民  
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

之召罷北鎮勞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疾朕  
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疾終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  
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諡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  
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塋於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  
子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  
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  
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  
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元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

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  
磨迷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  
夏奠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石樹當  
神道歌曰

景命昌今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祕畧兮神機默  
溫溫兮兼剛秉撓鉞而徂征兮既出幡幢繚繞兮雄氣  
軒昂戰騎靈兮蹄疾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  
冑礪矛燦爛兮精銳舍之兮周廬星列屬橐兮比比懸

傍刁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彎弧力勁兮射  
機檣幾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前當摧堅撫順  
兮我武惟揚



明文衡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

六十九至  
七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懋意識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六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神道碑

大明追封揚王神道碑銘

有序

宋 濂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  
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揚王外王  
母為揚王夫人建祠於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

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上聞之悲喜交集  
即詔內臣及園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寘灑掃之戶凡  
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瀟伏讀御  
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  
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  
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  
王舟亦為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  
破釜煮遺糧以療飢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



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為  
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  
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為偶  
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  
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  
寤身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  
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艙  
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

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洩皆傍  
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  
恐偏求於禳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  
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魔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  
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為  
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  
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為後年九  
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

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為尤難今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昔者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為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

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以致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  
適帝繼立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閭師  
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葺  
治毋俾堯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獐風蕩海  
糧絕阻飢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

死為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  
皇支蘿圖肇開鴻祚我巍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  
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  
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  
此銘詩

明故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  
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朔運推誠宣  
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

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上為之震悼罷朝在庭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

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  
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  
功不寘召臣瀛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  
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  
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  
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瀛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  
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

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得聚  
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  
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  
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  
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  
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  
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  
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



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即  
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  
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  
二月元中丞曼濟哈雅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  
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  
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  
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  
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

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  
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有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合徐公  
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  
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  
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  
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  
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  
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

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命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園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

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避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

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

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  
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  
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  
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  
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  
知事急出親兵拒關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  
統赤龍船親軍來救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  
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

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北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射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



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庫庫特穆爾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庫庫特穆爾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先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伊

蘇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  
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伊蘇遁破開平  
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珠等  
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  
河州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  
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  
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  
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

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  
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  
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  
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  
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  
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皇

太子妃餘皆幼臣瀛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為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諡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諡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  
嶽震動飈馳霆奮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  
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  
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  
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  
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  
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  
精上貫天日燧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

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  
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  
垂成王忽長逝當寧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  
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  
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  
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  
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國公諡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有序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  
航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  
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  
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  
復欲昭其功勲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  
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

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為務授以長官俄遷為鎮府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俗谿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



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上帥師  
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  
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  
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  
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  
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叅知政事甫  
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  
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

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偽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都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偽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偽漢陳友諒傾國入

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  
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  
遣使偽降友諒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  
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既至諸將同公奮擊  
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  
州偽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  
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取友諒八陣指揮友

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元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為之起立浮屍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壁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

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  
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  
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  
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為多四月擢淮  
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  
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  
即遣銳卒來迎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  
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

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為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

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曰武義卜以九月二十一  
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上親臨奠而  
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為榮公娶方氏  
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俞氏  
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俞氏出公通經史大  
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  
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主龍飛於羣

雄之中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  
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  
心膺用之為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勲著稱當  
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諡賁及九泉  
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瀟謹  
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報功  
之意銘曰

於赫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

其

于時康公



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巨礮轟雷物莫敢撓

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其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

率衆內嚮其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

五爾礪矛鋌爾部士卒助予四方以寧萬國其公拜稽

首賜死為生誓殫報效如無餘齡其孰不為庭率師往

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其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

戰先登始亡其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

弱其蔽遮河潼以義為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玄

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思義斯在其十從伐漢中

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帝念將臣血戰之

苦將酬其勲錫以茅土其十孰不壽考以樂承平公胡

嬰疾隕魄泉扃其十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為堂畢

茲寃宥其十名垂於史祿延於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

其十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勲有永無極其十

明文衡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七十

明 程敏政 編

神道碑

巢國華武公神道碑

宋 濂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  
之將宏展其丕猷弼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  
疑者以漢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煙閣二十四人

是已洪惟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夷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魯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德新贈

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允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盜賊乘時為患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斂其玉帛公慮戡迫州境即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召募強丁淬礪刀劍晝夜為禦侮計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畧遐邇聞者多荷稅相從于時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

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于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漂水而定建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之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于舊館陷城于姑蘇拓土于淮東其功號為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統既集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

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  
授券請命往廣海巡視城隍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  
薨于官舍年五十又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  
訃聞帝懷悼不已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  
還葬於黃墩先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  
封巢國公諡曰武莊階加特進勲加右柱國褒崇之意  
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澧國夫人

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葬禮部以聞帝若曰其  
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  
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材  
勇為難而炳於幾先者為難公當羣雄疊奮之時亦欲  
以一長自效見帝之頃即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  
統其部曲驩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  
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淩烟  
之衆又豈得專美於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



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於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  
綱解組羣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於和陽依水  
建砦以遏寇攘皇帝龍興知為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  
士帝曰俞哉爾兵我從即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既殲  
于湖亦捷溧水洋洋視如一髮天兵載揚翔飈震霆秣  
陵南徐次第而平況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強  
不岫鄰有勅豎據浙連淮來撼大樹何哉蚍蜉皇赫斯

怒命將行伐鏹破連營洊除窟穴復勅雄師定淮之東  
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誠亦  
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  
鏤書鑄鐵為券作誓剖符千齡弗變皇恩下被將膺寵  
榮訃來海南聞者涕零宸衷憫惻為詔郡縣旋其柩車  
就鄉而窆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有赫賁及幽宮傳  
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無太子贊善大夫章

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為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為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拭淚

而序之曰公諱濫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  
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  
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  
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  
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仵鈞娶練氏生子十五  
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  
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  
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

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  
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  
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  
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  
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儕  
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  
邪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  
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

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次叩其統緒浙東憲使  
圖沁布哈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  
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  
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  
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  
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  
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  
問計公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

事邪賊怒繫之柱以刀摩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貧  
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  
誠不畏死邪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  
夜紿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  
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註誤者舒穆魯  
將軍伊遜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  
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  
循吏招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

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舒穆魯將軍曰善徵先生言  
事幾敗即擧判官毋擅殺舒穆魯將軍服公器識留幕  
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  
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喀喇公承制授公將  
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  
省命舒穆魯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圍台  
城急舒穆魯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  
軍檄即起曰吾邦非舒穆魯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一



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舒穆魯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布呼丹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布呼丹棄印走公

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  
給銀幣為賞布呼丹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  
公公方贊元帥哈迪爾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布  
呼丹罪遂結李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  
襲擊之布呼丹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蠡起行省移  
舒穆魯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舒穆魯  
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  
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

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  
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  
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  
戰竝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  
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  
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  
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  
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

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  
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  
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寘諸法  
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尋又改除奉訓大  
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齊  
默特喇實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  
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  
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

不受或疑為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感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

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  
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  
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  
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東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  
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  
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

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  
公以疾在告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  
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于  
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  
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  
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  
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  
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

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  
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  
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  
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  
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覩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  
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  
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  
狀坐以法曾未幾何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使



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璿亦以事  
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上遣太史令劉君基  
喻公曰予素知章濫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  
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  
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  
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  
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  
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

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怙怙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李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

屬公洎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  
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  
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  
乙既誅死金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不置公  
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  
為公所鞠當不寃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將來納  
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  
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原官守

本郡命比下德禾果為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為寇隣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

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  
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  
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  
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  
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  
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  
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下上遣使召公且命分  
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上嘉獎甚至上諭

羣臣曰章濫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

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木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歷陳其功竝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無太子

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  
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  
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  
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  
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至誠自足  
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為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  
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  
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  
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棄信也上不憚而  
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  
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  
果迂濶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  
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  
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尊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  
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

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

幸麤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  
恩未能報效此為慊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歟  
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  
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上  
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  
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  
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

集正孫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  
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  
孝養每事必得其歡心與三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  
請三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  
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  
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  
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  
以玉岑西岡為義阡聽其葬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

之賢者而舒穆魯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  
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盖凡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為  
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  
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  
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  
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  
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  
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

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闕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剜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

過之此無他太傳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  
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  
騭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  
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傳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  
狗鼠偷竊方續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  
勅生蟄蟄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  
方頤疎髯目電煇音吐鴻鬯鍾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

額抹絳怕手握瑾嘯呼不異鬼魁羣公起長驅汗且奔  
一障伋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徽疊照絕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  
加以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  
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嶙峋  
狐狸跳舞騁妖神帝曰汝濫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  
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馘以徇  
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游擊左右巡四郊怙怙多柔



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逆鱗  
堂堂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帝閣  
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  
真聞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  
原時鄭漁洛既本根所以不剗枝葉  
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藏山  
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  
謾

明文衡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七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神道碑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  
諡文節汪先生神道碑銘 宋 濂

濂奉勅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

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修始  
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漁既命史官刪削立  
傳克寬以為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畧墓文乃私所撰  
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瑄之言請漁揭銘于隧上嗚呼  
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獻錢珍之獄秦定實  
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  
叔志按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為官族五季  
之初兵馬使都虞侯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

歷八世至宋天禧乙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  
慶歷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順大夫宗顏都官生  
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穀又自婺  
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榮崇寧癸  
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為時  
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  
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慥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  
孫遂為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慶府鴻

舉鴻舉之弟修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蔭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士管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學

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  
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  
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  
銓隣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  
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頤指氣  
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為張雷  
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四裔不使  
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

沒其婦傷季之天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多爾濟跋扈自用搯有司之擊俾不得誣信其姍家王某為郡府史藉其威尤鳴張無忌擅筆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戍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



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慚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譏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賑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懾命大姓發廩以哺尫羸癘方熾者召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判官錢珍

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  
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  
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自先生獻之獄立具時珍飲  
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  
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  
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  
遷平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  
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共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

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于讐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多通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歷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

管本州諸軍鄂囉勸農事滋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  
久不建先生以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  
之屬無不具飭襲封衍聖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  
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韙之奏陞品為第  
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  
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孚於洸水君  
子謂其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歷境還曰  
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

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  
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  
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  
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  
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  
辰斬黃紅巾彭黨相構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  
使者多通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  
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乙未夏六月

長鎗叛帥索諾巴勒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部使者希卜蘇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將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

省叅政音濟奇爾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戍守頗懈是  
夜三鼓長鎗軍攀堞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戶丁堅使前  
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累諾  
木巴勒等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  
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諡曰文節云先生娶  
戴氏累封譙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  
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

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  
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副使  
德為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  
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  
孫男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聳高  
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  
事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  
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



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  
婺源三大墓為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  
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草  
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  
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  
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充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  
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  
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

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弔

猪利切置也

為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藁傳之於學

者當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台哈布哈之死於台尤號傑

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用赴猗歟汪公薦舉於鄉對揚大廷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廟堂願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

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驚去之弗亟我民之蠹蠹為理官  
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為生魯有名邦待公為政瑞  
麥嘉禾發為祥應策書載登金匱啓封袞斧之寄有詔  
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邇列公曰止  
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拄笏看山宛水之渼  
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苟我留執  
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汗秋鏑孰援  
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

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齟齬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  
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  
聞中朝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思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  
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  
士視公為人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  
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充天地功施

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  
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  
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  
有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為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  
聖人者其茲在乎公諱充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  
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某大夫濟寧路總管  
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

贈通奉大夫江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魯郡公諡文肅曾祖妣女直氏祖妣李氏妣張氏  
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游  
學成均通春秋左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  
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  
山東歷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  
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  
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

章政事達實特穆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禱然登降有容觀者稱其達禮御史大夫蘇蘇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希學為秘書郎遣使者即藁城起之公至燕都劇盜毛貴犯畿甸且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



廟俱為存亡烏可棄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  
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  
貢舉四方士避亂多集郡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  
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特穆爾二軍  
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托里特穆爾  
納思齊降將命張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  
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  
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

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  
軍及張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  
帝錫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  
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士  
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  
年天兵取中原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  
賜以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膳肉撫勞甚至洪武三  
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

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物稱是三月廿八日次下  
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  
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  
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下  
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  
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  
說希範希進希麒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贊其  
季也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曰某曰

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  
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上寵錫之甚厚以哀渙狀來  
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  
聞于來世人其謂何濂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  
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為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輝功加堯舜位  
則不有斂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十有興有亡五十  
餘世封君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衮衣肅將祀

事惟公紹家敦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  
左禮右樂格為幽明上下允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騫君  
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  
以力王師惇惇如虎如貔盜遁難夷公實啓之關陝之  
間將驕胥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  
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為禍將追身云  
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道土宇  
日隳位其可居退脩于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為

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  
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  
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績垂聲後嗣是式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

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統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  
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邺之始習四經  
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

直覽之其點記如經基今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誤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禩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

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古本強不能對嗚呼一  
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  
瀛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  
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郈公五十七代孫其居  
新淦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皆已著  
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  
天麒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  
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即簡君



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  
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  
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數杳莫  
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  
其精而撮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  
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為辭章麗蔚炳朗教  
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  
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

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  
疑辯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為未要  
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  
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即有志聖賢之道子能  
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瀟洛關  
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  
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  
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

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  
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醢酒開  
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  
者人號曰君子鄉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之  
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  
足其功為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  
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  
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

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  
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辯詰  
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為祠部主  
事階承事即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  
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  
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  
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  
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

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  
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烜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  
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烜為叔明所逼而死  
遂簒其位中心懷愍故託脩貢以覘朝廷之意上批之  
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  
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起六  
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  
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

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  
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  
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  
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  
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  
譔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  
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耶援據既精鋪叙有法  
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

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  
公謂次子圭曰吾命只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  
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  
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為書戒之  
壬辰次石政潭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  
居丁酉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  
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  
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

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惇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宇之上下人所不能知



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耶公屬  
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  
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辯誤藏于家他咸未脫藁  
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  
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辯每至夜分嘆末  
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赧然一笑嚴陵徐  
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  
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

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  
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  
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  
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  
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  
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  
塾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  
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  
形聲相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  
敷散為千塗溷其精拙兮彌綸大邦文物米章有變有  
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筍之陽神珠  
吐芒莫自翳藏兮大明麗天束帛戔戔蒐羅俊賢兮  
衮褒鉞誅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  
日維烝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  
訖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閭閻邦之老

臣兮媚學躑躑其中枵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  
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熒兮下  
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